

“一般”是什么?“一般”是《一般》,“一般”不一般。作为《中学生》杂志的前身,《一般》月刊追求的是“一般的人,说一般的话,给一般的人看”,如今,《一般》在江湾社区报开始它新的征程,不分年代,无论图片还是文字,我们在这里记录你的创作,展现你的文采。

投稿方式:

发送至电子邮箱:2773309389@qq.com

或寄信至徐汇区龙华路1887号3楼《江湾社区晨报》收 邮编:200032

般

那年春节晒粮忙

文/孙宏彝

1969年的春节,来农场的知青除极少数人留队值班外,其余都回沪与家人团聚过年了。过完年后回连队,一天傍晚,看见一辆吉普卡开到队里,听说是农场局军代表来队里召集队干部开会。因为春节期间仓库无人管理,堆放着的几万斤稻谷和黄豆发热,以至于变质霉烂发芽,给国家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这在当时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队里的干部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此后,队里干部对稻谷保管再也不敢掉以轻心,就从各小队抽调人员组成专门晒粮的班,并任命我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因为除了晒稻谷外,我们还要做队里其他的各种杂活,所以人们也称这个班为“小工班”。

1971年的春节又来临了,但扬晒后的稻谷仍不是很干,为防止发生稻谷霉烂情况,和班里的“七〇届”们商量后,大家一致同意年初二就回农场,抓紧时间,把仓库里的十几万斤稻谷全部翻晒一遍。

年初二回崇明农场,偌大的船舱里乘客寥寥,生产队宿舍、食堂等处往日人声鼎沸的情景不再显现,四处一片寂静。第二天一早,“小工班”的十个“光头”就在打谷场上热火朝天干了起来。崇明气温一般要比市区低2-3度,正月里凛冽的西北风呼呼地吹着,但干活干了不久,背脊后面就微微有点出汗了。一

筐筐稻谷总有二三百斤重,两人扛起就走,装在麻袋里的一袋也有百多斤重,大家动作麻利而娴熟地搬到水泥场地摊开晾晒。干到起劲时,有人还嗷嗷地对着旷野大声吼叫两声,反正四周也没有人影。

远处泥路上忽然隐约出现几个人影,走近了才认出为首的是农场负责抓生产的武装部沈部长。他看到我们年初三就上班在劳动,既有点惊讶,又有点感动。在询问了有关情况后,他热情地向大家表达了节日的祝贺和鼓励,并当即夸赞我们为“晒粮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大家听后精神上很受振奋和鼓舞。

傍晚时分,我们又得把场地上几万斤稻谷收回到仓库里去。虽然一天下来也没有晒到什么太阳,但经西北风一番劲吹,原先的潮气和湿气也被吹去了不少。

因为放假,所以队里食堂也不开灶的。我们就到队里崇明老职工家里,请他们帮忙,胡乱搞些饭菜,再加上每个人从自己家里带来的食物,欢快地聚在一起进行会餐,倒也蛮热闹的。大家一边吃菜,一边喝着崇明老白酒,时而还兴奋地讲些在沪听来的一些传闻,气氛融洽而热烈,感觉颇有几分《水浒》中英雄好汉的气概。

以后几天,我们不敢有丝毫松懈,坚持每天把仓库里的稻谷扛进扛出地进行反复翻

晒,经过如此一番倒腾,保证了全部仓储稻谷的安全存放。

这年的春节,我们虽然比别人辛苦,但心里很踏实。如果不是春节期间赶来加班劳动的话,十多万斤稻谷万一有什么闪失,那真才后悔莫及呢。顺便说一句,那时加班,可没有什么“一工算三工”的,况且我们当时压根也没有想到过这事。

节后,场部召开生产会议,队里的支部书记和连长都去参加了。会议结束后,回来开大会进行了传达。在传达过程中,他们高兴地说道:以前参加这种会议,总是有点提心吊胆的,因为经常会受到上面的批评。可这次我们却露脸了,因为“小工班”的晒粮工作搞得很好,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领导的表扬。

此后,场部宣传组还专门来人,约我写一篇关于搞好晒粮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文章。那篇文章写好后交上去,很快就在全场各连队的大喇叭里播出了。

多少年过去了,每逢过年,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在农场那年春节晒粮的往事。我在农场五年半,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连队的晒粮,感到自豪的是,在我负责期间,没有发生过一粒稻谷的霉变。但我深深知道,并不是我有多么能耐,主要是在我背后有着一群充满青春理想和朝气的青年人。

冬游东平森林公园

朱放

雨歇长路里,风静远桥前。
大江环岛,浪拍云淡笼青烟。
漫步林中赏景,唤友快门留影,
处处笑声欢。
东平休闲地,快乐火星天。
春秋去,繁花尽,已轻寒。
萧萧落木,也谱冬韵舞蹁跹。
杉树挺直立列,枫叶燃红簇簇,
好景待来年。
花艳中国梦,博览展新颜。

贺航母山东号入列

杨源兴

莫道百年惊海烽,
双航入列乃从容。
穿云破雾降山鬼,
踏浪行波腾剑龙。
弱国当初难自信,
大邦今日怕谁凶。
手中唯有方天戟,
临水才能一笑逢。

冬思

刘宏松

风卷起几枝枯黄,又摔落成几缕忧伤,
远处的那片红叶,絮语扑面的清凉,
看云朵慵懒的天边游荡,看朝暮季节的缠绵,
谁言已等了好久,舞者的芳踪,
向往梦的轻抚,那含情脉脉的灵动。

若即若离的雨

龚启和

到了那个季
你飘忽的身影
又开始沾花惹草
我就知道
你定会惹哭
山里的那些杨梅枝
直到每一颗眼睛
都哭得通红
你真不该
拿你的玩世不恭
去伤害一颗颗
纯真而青湿的心

冬日里的秋霞圃

李良琪

冬日里的秋霞圃
没有萧瑟的冷风
没有摩肩接踵的人流
阳光淡淡的
湖水浓浓的
一切美都是那么恰如其分
一切美都不张扬
享受冬日里的宁静

我站在银杏树下沉思

文/张潮洲

早就听说离我居住小区不远的地方,有一棵存活了六百多年的银杏树。记得我在十年前搬来此地居住时,还特意前往探看了一番。在我的印象里,这棵垂垂老矣的银杏树若与相同岁数的老树比较,似乎显得格外衰败苍老。然而它却依然孤傲笔直地耸立在那里。尽管它的树干就像一坨破败的枯木,连表皮也已几乎脱落干净。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在这棵光秃秃的树干两旁,也不知啥时冒出两棵小小的银杏树丫,而且这两棵树丫还与那老树紧紧贴靠在一起,好似一双儿女亲密依偎在母亲身旁一般。多年来,这对小银杏树不仅长得枝繁叶茂,连带着这棵老树竟也冒出了新的枝丫。若是到了春夏时节,新老枝叶交相绽放,还真的是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后来,我因忙着一些家庭琐事,也就无暇探望这棵返老还童的古树了,也不知这棵高龄古树现今岁月安好?

前些日子,我去参加街道读书会,有人提起江湾镇马上就要启动新一轮动迁改造工程。于是我不禁想起江湾古镇距今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吧?据江湾镇的活地图陆金生老师介绍,我现在居住的小区,很久以前均属宝山江湾地区管辖。至于眼下将要动迁的地块,在过去应该是江湾古镇最为繁华的地段吧。

俗话说:虬江十八湾,弯弯到江湾。由此可以想见,远古时期江湾古镇的面貌,定然是一派河道纵横、水网遍布的田园风光。即便到了民国年间,江湾古镇也依稀可见寺庙众多、古树参天的江南景致。乃至到了抗战时期,江湾地区屡遭战火摧毁,一些年代久远的老房子、老建筑几乎消失殆尽。再后来,江湾古镇几经拆迁重建,原先的老旧建筑早就没了踪影。而我刚才提及的这棵有着六百多年树龄的老银杏树,哪里还说的清楚它最初的来历哇?尽管这株古树依然默默地耸立在原地,但是它却历经了多少时代的风云变幻、见证了多少家族的兴衰浮沉?

古人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说的是人的生命非常有限,犹如草木经历一个春秋便会凋零似的那般短暂。并由此告诫人们要珍惜时光,活在当下。当然,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说的是人生苦短,理应及时行乐,这就有点消极悲观、不求进取的味道了。此外,还有一句老话说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说的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久了,便会自然而然地生出情感交流的需求,故而人与人之间要有理解包容之心。其实,人类社会在地球上生存繁衍至今,也不过几千年的历史。然而,就在这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发生了

多少次战争与杀戮哇?就拿眼下世界上几个核大国拥有的核武器来说,不知道可以毁灭人类社会多少次。难道我们的人类真的会有一天亲手毁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必须倍加珍惜这个滋养我们的地球,惟其如此,我们这个地球村里的家族成员才能真正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无限美好的未来!

由此我又不禁想起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该诗既表达了诗人对世事变迁与命运沉浮充满着乐观豁达的心境,也体现出诗人不为现世功名利禄所累的博大情怀。于是我又想起上海的隆冬季节即将来临,刚才提到的这棵老银杏树是否过得安稳?真的该去看看它老人家了。昨天上午,连续下了几天阴雨的天气总算云开日出。我赶紧骑上电瓶车,来到久违的古银杏树旁。只见老树四周飘洒了一地的金黄色树叶,那两棵幼小的银杏树又明显地长高长大了,它们还是那么紧紧地缠绕在老树的周围,看来这一大家子将会长久地环抱在一起生长。哦,老树发新芽,小树攀新家,好一派和谐共生的自然景象。我默默地望着这株重获新生的银杏树,沉思良久。

好书推荐

华罗庚

小杂货铺里走出的大数学家

著者 徐鲁

党建读物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2019

I247.53/2226-3

华罗庚少年时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辍学在家,帮父亲照看杂货铺,却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对数学的热爱,华罗庚自学成才,从江南小镇来到清华园,继而走出国门,最终成为一代数学大师。

寄小读者

著者 冰心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I286.6/3130-138

冰心(1900.10.5-1999.2.28),福建

长乐人,原名谢婉莹。1923年赴美留学,专事文学研究。曾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发表,集结为《寄小读者》,举世为之瞩目,至今仍然声誉不衰。

